乾隆歷城縣志

歷城縣志卷第二十

藝文考二

集部一

唐

崔君實集十卷新唐書藝文志鄭通志焦經籍志並同

崔融集六十卷唐書本傳經籍志作四十卷新唐書鄭通志俱作六十卷宋史作十卷焦經籍志又作六十卷

凡武后詩文皆元萬頃崔融輩爲之唐詩紀事

寶圖讃一卷新唐書藝文志宋史同

珠英學士集五卷崔融集武后時修三教珠英學士李嶠張說等詩　新唐書藝文志鄭

通志同

唐武后朝嘗詔武三思等修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預修書者凡四十七人崔融編集其所賦詩題爵里以官班為次融為之序 郡齋讀書志

珠英學士集詩總二百七十六首 玉海

員半千集十卷 舊唐書經籍志作十卷新唐書鄭通志俱同

三蓮集二十卷 郡齋讀書後志考異

宋

李格非文叔集四十五卷 文獻通考焦志同

後村劉氏曰李格非詩文四十五卷文高雅條鬯有

義味在晁泰之上詩稍不逮元祐末為博士紹聖初
為禮部郎有挽蔡相確詩云丙吉勲勞猶未報衛公
精爽僅能歸豈蔡嘗薦引之乎挽魯直五言八句首
云魯直今已矣平生作小詩下六句亦無褒辭文叔
與蘇門諸人尤厚其没也文潛誌其墓獨於山谷在
日以詩往還而呰詞如此良不可曉其過臨淄絶句
云擊鼓吹竽七百年臨淄城闕尚依然如今只有耕
耘者曾得當時九府錢試院五言云斗睻成小疾亦
足敗吾勤定是朱衣吏乘時欲彜文亦佳作文叔李
易安父也文潛誌言長女能詩嫁趙明誠又曰李文

叔筆勢略與淇水相頡頏同上

近世墨工多名手所製好墨士大夫留意詞翰者往往多喜收蓄唯李格非文叔獨不喜之嘗著破墨癖說云客出墨一函其製為璧為丸為手握凡十餘種以錦囊之詫曰昔李廷珪為江南李國主父子作墨絕世後二十年乃有李承晏又二十年有張遇自是墨無繼者矣自吾大父始得兩丸於徐常侍鉉其後吾父為天子作文章書碑銘決當賜金或天子寵異則以此易之余於是以兩手當心捧硯惟謹不敢識口口门余怪用薛安潘谷墨三十餘年皆如吾意不

覺少有不足不知所謂廷珪墨者用之當何如也他日客又出墨余又請其說甚辨余曰噫余可以不變墨矣且子之言曰吾墨堅可以割然吾割當以刀不以墨也曰吾墨可以置水中再宿不腐然貯水當以盆罌不以墨也客復曰凡世之墨不過二十年膠敗輒不可用今吾墨皆百餘年不敗余曰此又不足貴余墨當用二三年者何苦用百餘年墨哉客辭窮曰吾墨得多色凡用墨一圭他墨兩圭不逮余曰余用墨每一二歲不能盡一圭往往失去乃易墨何嘗苦少墨也客曰吾墨黑余曰天下固未有白墨雖然使

其誠異他墨猶足尚乃使取硯研人雜錯以他墨書之使客自辨客亦不能辨也因志曰天下奇物要當自有識者余曰此正吾之所以難也夫碔砆之所以不可為玉魚目之所以不可為珠者以其用之才與也今墨之用在書苟有用於書與凡墨無異則亦凡墨而已焉烏在所可寶者嗟乎非徒墨也世之人不考其實用而眩於虛名者多矣此天下寒弱禍敗之所由兆也吾安可以不辨於墨文叔詞翰之好乃不喜於墨此不可曉故并載之 墨莊漫錄

李文叔嘗有雜書論左馬班范韓之才云司馬遷之

視左卯明如麗倡黠婦清歌緩舞閒以諧笑徊盍立至亦可喜矣然而不如絕代之女方且却鉛黛曳縞紵施帷幄裴回微吟於高堂之上使深夫穴隙而見之雖失氣疾歸不食而死而終不敢意其一啟齒而笑也班固之視馬遷如韓魏之壯馬短鬣大腹服千鈞之重以策隨之日夜不休則亦無所不至矣而曾不如騕褭之馬方且脫驪逸𩦺驕嘶顧影俄而縱轡一騁千里即至也范蔚宗之視班固如勤師勞政手胝簿版口倦呼叱毫舉纖詰自以為工不可復加而僅足為治曾不如武健之吏不動聲色提一二綱目

羣吏爲之趨走而境内晏然也韓愈之視班固如千室之邑百家之聚有儒生崛起於蓬蓽之下詩書傳記鏘鏘常欲鳴於齒頰閒忽遇夫奕世公卿不學無術之子弟乘高車從虎士而至雖鄙惡而體已下之矣文叔又嘗雜書論文章之横云余嘗與宋退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項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見錯出皆當大敗而舉世莫能當者何其横也左邱明之於辭令亦甚横自漢後千年惟韓退之之於文李太白之於詩亦皆横者近得眉山賀黨谷記經藏記又今世横文章也夫其横乃其自得而離俗絶畦徑閒者故

衆人不待不疑則人之行道文章政恐人不疑耳

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皆沛然從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初未嘗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吾始知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故老杜謂之詩史者其大過人在誠實耳誠實著見學者多不曉如玉川子歸醉詩曰昨夜村飲歸健倒三四五摩挲青莓苔莫嗔驚着汝王荆公用其意作扇子詩曰玉斧修成寶月團月邊仍有女乘鸞青冥風露非人世鬢亂釵

橫特地寒釋惠洪冷齋夜話

元祐六年七月朔皇帝既視朝翰林學士拜疏於廷曰陛下即位尊有德親有道詔舉賢良方正經明行修藝文之士欲以幸教天下甚惠夫太學者教化之原也且先皇帝初斥三學舍增弟子至三千員惟聖上幸照臨其宫上以關丞相丞相曰學士議是令歲婁豐賀海內誠無事而陛下聰明仁孝好學出天性不因是以風動四方則事尚何可為者況祖宗之舊章皆在可考請下有司討論以進制曰可以歲十月庚午駕自景靈宮移仗謁孔子祠入門降輦步就小

次由東階以升奠爵再拜禮官告禮成然後退幸太學詔博士皆升堂坐諸生兩廡下乃命國子祭酒講書之無逸終篇因而幸武成王廟而還左丞相實從於是率諸公賦詩以形容之在位者皆屬和十二月詩至太學祭酒司業合其僚屬以謀之曰此太平希闊盛事也太學何敢私有必刻金石以傳之天下為稱且屬格非序其本末格非竊惟成周之隆其人君起居動作之美載於詩聲於樂者多出於左右輔弼之臣而王之德意志慮至設官而傳道之不為區區也今丞相諸公賦詩與雅頌之作無異祭酒欲傳之

天下與道正之德意無異宜刻石不疑元祐七年正月十日謹序此李公格非筆也諸公詩皆七言以章庠行王堂為韻凡三十六人楓窗小牘

吾郡李文叔格非元祐君子也其集不傳傳者僅洛陽名園記一卷可略見其梗槩此外遺文數篇雜見說部余已錄之以存文獻近從楓窗小牘又得元祐六年七月哲宗幸太學宰執侍從呂大防三十六人紀事倡和詩序一碑雅潔是元祐作者風氣文多不錄他日或續郡志不可遺此文分甘餘話

根苛輯田告遺文三卷見澠水燕談錄

李冠東皋集二十卷 宋史劉渦傳

辛棄疾稼軒集 宋史本傳 卷未詳

按本傳所謂稼軒集疑即長短句故藝文志有長短句無稼軒集然稼軒不應別無詩文今參考傳志並載之

辛稼軒詞中大家而詩不多見劉後村詩話載其送別湖南部曲一詩云青衫匹馬萬人呼幕府當年急急符愧我明珠成薏苡負君赤手縛於菟觀書到老眼如鏡論事驚人膽滿軀萬里雲霄送君去不妨風雨破吾廬稼軒吾濟南人故錄之其長短句予家有

舊刊本 錄 後易

辛稼軒詩傳者甚少後村又記其一聯云身為僧禪老家因赴詔貧稼軒墓在鉛山州南十五里陽原山見研北雜志 同上

稼軒奏議一卷 宋史藝文志

時帝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才持論勁直不為迎合作九議應問三篇美芹十論獻於朝言逆順之理消長之勢技之長短地之要害甚備以講和方定議不行 本傳

長短句十二卷 宋史藝文志

稼軒詞四卷 文獻通考

陳氏曰信州本十二卷視長沙爲多 同上

辛稼軒守南徐已多病謝客予來筮仕委吏實隷總所例於州家殊參辰旦望贄謁剌而已余時以乙丑南宮試歲前避事僅兩旬即謁告去稼軒偶讀余通名啟而喜又頗階父兄舊特與其潔余試既不利歸官下時一招去稼軒以詞名每燕必命侍妓歌其所作特好歌賀新郎一詞自誦其警句曰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每至此輒拊髀自笑顧問坐客何

如皆嘆譽如出一口既而又作一永遇樂序北狩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又曰尋常舊陌人道寄奴曾住其寓感慨者則曰不堪回首佛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特置酒召數客使妓迭歌益自擊節徧問客必使摘其疵遜謝不可客或措一二辭不契其意又弗答然揮羽四視不止余時年少勇於言偶坐於席側稼軒因誦啟語願問再四余率然對曰待制詞句脫去今古軫轍每見集中有解道此句真宰上訴天應嗔耳之序嘗以為其言不誣童子何知而敢有議然必欲如

范文正以千金求嚴陵祠記一字之易則晚進尚竊有疑也稼軒書促膝亟使畢其說余曰前篇豪視一世獨首尾二腔警語差相似新作微覺用事多耳於是大喜酌酒而謂坐中曰夫君實中予痼乃詠改其語日數十易累月猶未竟其刻意如此既以一語之合益加厚頗取視其骫骳欲以家世薦之朝會其去未果是時潤有貢士姜君玉瑩中嘗與余遊偶及此次日擕康伯可順菴樂府一袠相示中有滿江紅作於癸女潘子賤席上者嘆詩書萬卷致君人嗇沈陸且置請綏封萬户徑須賣劍酬黄犢慟當年寂寞買長

沙傷時哭之句與稼軒集中詞全無異伯可蓋先四五十年君玉亦疑之然余讀其全篇則他語却不甚稱似不及稼軒出一格律所攜乃板行又故本殆不可曉也順菴詞今麻沙尚有之但少讀者與世傳俚語不同 岳珂桯史

幼安晚春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花長恨花開早何況亂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迷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准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脉脉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

燕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烟柳斷腸處詞意殊怨斜陽烟柳之句其與未須愁日暮天際作輕陰者異矣使在漢唐時寧不賈種豆種桃之禍哉愚聞壽皇見此詞頗不悅然終不加罪可謂盛德也已其題江西造口祠云鬱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聞鷓鴣蓋南渡之初虜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還幼安自此起興聞鷓鴣之句謂恢復之事行不得也又寄邱宗卿詞云千古江山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

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燈火猶記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此詞集中不載尤雋壯可喜羅大經鶴林玉露

辛稼軒詞泛菊杯深吹梅角暖蓋用易安染柳烟輕吹梅笛怨也然稼軒改數字更工不妨襲用不然豈盜狐白裘手耶焦竑楊升菴外集

稼軒賦虞美人草浪淘沙詞云不肯過江東玉帳匆匆只今草木憶英雄唱着虞兮當日曲便舞春風兒

女此情同作事朦朧湘娥枝上淚痕凝蛑目東瞭堪痛恨羽又重瞳其南歌子新開池戲作云散髮披襟處涼爪沈李時涓涓流水細侵堦鑿個池兒喚個月兒來畫棟頻摇動紅蕖藍倒開　匀紅粉照香腮有個人兒把個鏡兒猜奇聲峭拔可洗詞論之誣備志

呂頤浩忠穆文集十五卷文獻通考宋史同焦志作一十卷

陳氏曰後三卷為燕魏雜記古今事卷末言金人事始末甚詳同上

李清照易安居士文集十二卷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作七卷焦志亦作十二卷

李格非之女幼有才藻名先嫁趙誠之其舅正夫相徽宗朝李氏嘗獻詩曰炙手可熱心可寒郡齋讀書志

詩說雋永云今代婦人能詩者前有曾夫人魏後有易安李李在趙氏時建炎初從秘閣守建康作詩云南來尚怯吳江冷北狩應悲易水寒又云南渡衣冠少王導北來消息欠劉琨見苕溪漁隱叢話

四六談麈云祭文唐人多用四六韓退之亦然故李易安祭湖州文云白日正中嘆龐公之機捷堅城自墮憐杞婦之悲深同上

趙明誠待制妻易安李夫人嘗和張文潛浯溪中興

頌碑長篇二以婦人而僭衆作非思有深致者僅之

乎五十年功如電掃華淸花柳咸陽草五坊供奉鬭

雞兒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忽自天上來逆胡亦

姦雄才勤政樓前走胡馬珠翠踏盡香塵埃何爲出

戰輒披靡傳致荔枝多馬死堯功舜德本如天安用

區區紀文字著碑銘德眞陋哉乃令神鬼磨山崖子

儀光弼不自猜天心悔禍人心開夏爲殷鑒當深戒

簡策汗青今具在君不見當時張說最多機雖生已

被姚崇賣君不見驚人廢興傳天寶中興碑上今生

草不知負國有姦雄但說成功尊國老誰令妃子天

上來號泰韓國皆天才苑中羯鼓丑方響春風不敢

生壁埃姓名誰復知安史健兒猛將安眠死去天尺

五抱兜峯峰頭鑿出開元字時移勢去真可哀奸人

心魄深如崖西蜀萬里尚能反南內一閉何時開可

憐孝德如天大反使將軍稱好在嗚呼奴輩胡不能

道輔國用事張后尊衹能道春薺長安作斤買頃見

易安族人言明誠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頂

笠披蓑循城遠覽以尋詩得句必邀其夫賡和明誠

每苦之也周煇清波雜志

李易安賀人孿生啟中有云無午未二時之分有伯

仲兩楷之佔既緊骨而緊足實難弟而難兄玉刻雙璋錦挑對褓註曰任文二子孿生德卿生於午道卿生於未張伯楷仲楷兄弟形狀無二白汲兄弟母不能辨以五色綵繩一繫於臂一繫於足文料拾遺見圖書集成兩漢本繼絡新室如贅旒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易安此語雖涉議論足佳境出宋人表用修故峻其掊擊不無矯枉之過四部稿

宋閨秀李清照詞家大宗集名漱玉而詩不槩見兄西樵昔撰然脂集采摭最博止得其詩二句云少陵也是可憐人更待明年試春草此外了不可得陳士

業寒夜録乃載其和張文潛浯溪硯歌詩二篇予撰浯溪考因録入之二詩未為佳作然出婦人手亦不易別易安之逸篇乎故著之香祖筆記

世傳李易安詩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葉石林避暑錄話云子瞻於四學士中最善少游常戲云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李蓋誤蘇語居易錄

易安詞六卷宋史藝文志

漱玉集一卷文獻通考

陳氏曰易安居士李清照撰別本分五卷同上

按二書似本一書而各名其故兩存之

李易安云樂府聲詩並著最盛於唐開元天寶間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隱名姓衣冠故敝精神慘沮與同之宴所曰表弟願與坐末衆皆不顧既酒行樂作歌者進時曹元謙念爲冠歌罷衆皆咨嗟稱賞名士忽指李曰請表弟歌衆皆哂或有怒者及轉喉發聲歌一曲衆皆泣下羅拜曰此李八郎也自後鄭衛之聲日熾流靡之變日煩已有菩薩蠻春光好莎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漁父等詞不可徧舉五

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皺一池春水之詞語雖奇甚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迨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餘年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於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者何邪蓋詩文分平側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

六律又分淸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
喜遷鶯旣押平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
韻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韵如押上聲則
協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
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絶倒不可讀也乃知別是
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黃魯直出始能知
之又晏苦無鋪叙賀苦少典重秦即專主情致而少
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丰逸而終乏富貴態
黃即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

苕溪漁
隱叢話

近時婦人能文詞如李易安頗多佳句小詞云昨夜雨踈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卷簾人却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綠肥紅瘦此語甚新又九日詞云簾捲西風人似黃花瘦此語亦婦人所難到也同上

易安以重陽醉花陰詞函致明誠明誠嘆賞自愧弗逮務欲勝之一切謝客忘食忘寢者三日夜得五十闋雜易安作以示友人陸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三句絕佳明誠詰之答曰莫道不銷魂簾捲西風人似黃花瘦政易安作也見圖書集成

易安居士李氏趙明誠之妻金石録亦筆側其明南渡以來常懷京洛舊事晩年賦元宵永遇樂詞云落日鎔金暮雲合璧巳自工緻至於染柳烟輕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氣象更好後疊云於今憔悴風鬟霜鬢怕見夜間出去皆以尋常語度入音律鍊句精巧則易平淡入調者難其秋詞聲聲慢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此乃公孫大娘舞劒器手本朝非無能詞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疊字者用文選諸賦格後又云梧桐更兼細雨到黄昏點點滴滴又疊字俱無斧鑿痕更又一奇字云守定窻兒獨自怎

生得黑黑字不許第二人押婦人中有此文筆殆閒氣也（碧雞漫志 貴耳集）

凡為詩文貴有節制即詞曲亦然正調至秦少游李易安為極致若柳耆卿則靡矣變調至東坡為極致辛稼軒豪於東坡而不免稍過若劉改之則惡道矣學者不可以不辨（分甘餘話）

金

范拱初政錄十五篇（金史本傳）

王綸太白詩註（見中州集 卷未詳）

李之翰潦園集（同上）

元

張範蓬窓集益齋集旅齋集見王圻續文獻通考卷未詳岳通志蓬窓集一卷

張起巖華峯類稿華峯慢稿金陵集見元史本傳卷未詳岳通志俱作一卷

潘昂霄蒼崖類稿蒼崖漫稿見舊志卷未詳岳通志云類一卷

金石例十卷據本書

潘詡跋曰先文僖公所著金石例十卷制度文辭必稽諸古所以楔範後學者也每見手澤不忍釋去與其私於一家孰若公於天下俾之子孫孰若法之人人使咸知先公之去浮靡以還淳古顧不避與謹刻

之梓嘉與士大夫共之至正五年春三月望濟南潞
謝敬書於卷末

柳貫序曰六經唯春秋有例謂其以一字褒貶可舉
此而通彼也史氏用其法載言紀事故亦有凡有例
然春秋寓聖王經世之大權太史公倣之以為史記
徒例云乎哉自先秦兩漢而下論譔功業為銘為誄
著之金石其斧衮侔乎春秋其銖量槩乎史氏使無
例以為之統紀則漫且靡矣金石例之作其殆得諸
此乎昔余入國子潞文簡公以集賢侍讀學士領大
司成每休暇造公見其簡冊紛披筆墨交錯稍即問

公此何為邪公曰吾修金石例彙聚既繁資取亦富固若是耳予甚疑焉以為言之精者為文推原事始究極物變抑揚開闔旁通互用求之於例例盡則止孰若求之無例之例為有得乎方將從公商疑而公歿於是餘十年矣公之嗣子同知嘉定州事某乃出斯文言將刻梓以成公志請予序予蓋始得而觀之斯例也先括例次類例取於韓氏者十嘗八九謂韓之鉅文起八代之衰爾而反之於正有春秋屬辭比事之教焉而例在其中矣懿哉公之用心也今而後冶金伐石誄德銘功示一王之制作垂景鑠於無窮

則斯例之傳其亦有功於韓者哉由是而充之雖至於春秋史記可也元統二年歲次甲戌春正月七日東陽柳某序文肅亦

楊本序曰金石例者蒼崖先生所述也凡碑碣之制始作之本銘志之式辭義之要莫不放古以為準以其可法於天下後世故曰例而其所以為例者由先秦二漢暨唐宋諸大儒皆因文之類以為例至夫節目之詳率本韓愈氏大書特書不一書彪分明列其亦放乎春秋之例也與甚矣先生有功於斯文也先生世居中州以文學鳴國初士之為文者猶蘗纖中

巧其氣萎薾不振先生患其久而難變也乃述是書以授學者使其知古之為文如此粲然畢舉如示諸掌故歷事六朝出入翰苑餘二十年凡經指授者皆有法度朝野至今稱之至正四年春先生之子斂中來為饒理官好賢下士文雅有父風其於先生手澤尤加慎重以本之與於斯文也俾之次第而讐校之刻之梓以永其傳嗟乎先生不以崇高自居而加惠於後學敏中不以勢利相尚而盡力於遺書有子如是先生為猶生矣後之人當知是書有功於斯文不淺也先生姓潘氏諱昂霄字景梁學者稱之曰蒼崖

先生官至翰林侍讀學士通奉大夫諡文僖有蒼崖類稿若干卷至正五年春三月鄱陽後學楊本 同上

傳貴全序曰聖人春秋褒貶著於筆例者謂之例國家政刑賞罰見於制度者謂之例是皆以其可為法於天下後世也濟南文僖潘公蒼崖先生取古昔碑碣鐘鼎之文提綱舉要條分類聚定為十卷名曰金石例一卷至五卷則述銘志之始而於貴賤品級塋墓羊虎德政神道家廟賜碑之制度必辨焉六卷至八卷卒葬月日之筆例特詳焉九卷則先正格言十卷則史院凡例制度筆削於此又可以槩見焉使世

之人孝子慈孫覩其制度之等則思得為而為不得為而不為而於事親之道不至違禮矣觀其筆削之旨則思孰為可傳孰不可傳而於揚名之道有以自力矣是豈特為文者之助於世教將重有補焉公之子敏中來官於饒出是書以示予因得以觀夫公之篤意斯文而又喜斯文之有賢子以傳也遂為之引至正乙酉春三月望賜同進士出身將仕郎前慶元錄事鄱陽後學傅貴全上同

湯植翁序畧曰文章先體製而後論其工拙體製不明雖操觚弄翰於當時猶不可況其勒於金石者乎

陸士衡文賦論作文體製大畧可見由先秦以來迄於近代金石之篆刻具有體製好古博雅之士皆不可以不之考也然而自上祖下貴賤有等名器亦因之而異數叙事紀實抑揚予奪必當有所法自非類聚而通考之何以見之哉翰林蒼崖先生潘公雄文博學為當世所推嘗歷攷古今文辭提綱舉要萃為一編名曰金石例凡為文之規度制器之楷式附卷瞭然其用心亦勤矣噫公掌帝制司文衡其所以藻飾太平者已無所不盡其忠敏中克承家學益彰其親之美斯亦繼志述事之孝者乎忠孝萃於一門文

物昭於盛事使夫為人臣為人子皆有所矜式賢有功於名教豈特為文之助而已哉余故表而出之以冠篇端云至正五年春三月饒州路儒學教授桐川後學湯植翁上同

王思明序略曰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儒者有是言也然春秋大義數十以褒貶寓於一字之間傳者謂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至謂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然則謂無法可乎後世之文莫重於金石蓋

所以發潛德誅姦諛著當今示方來者也如是而不知義例其不貽嗚吠之誚也幾希翰林蒼崖潘先生動必稽古取先代碩儒所為文類而集之題曰金石例視傳春秋者所言如合符節俾夫考古者知古人用意之所在而學古者有所矜式而不敢肆其嘉惠斯文不其至乎至正戊子夏六月既望廬陵王思明同上

閻若璩與臧庸器書足下能於金石例瀾翻爛熟文人學者一舉兼得卓然千古矣區區詩人云乎哉潛邱劄記

張養浩歸田類藁三十八卷孛术魯翀序 岳 通志作一卷誤

孛术魯翀序曰聖朝牧庵姚文公以古文雄天下天下英才振奮而宗之卓然有成如雲莊張公其魁傑也公自弱齡以才行名縉紳間仕於朝盡讜言行直道自禮部尚書叅議中書請謁親濟南俄以吏部尚書召親疾終喪省臺奏召至再至三至五六不起文皇即位關陝以西兵侵旱癘民苦政荒拜行臺中丞迺起西馳及秦民多流亡耄稚孑遺若喁魚筏蟻天毒方熾湯沸泉溢吏士猖獗目瞠神駭莫克拯拔公懇惻率倡務用仁術官帑不繼傾已橐索日不勝給

每每大慟民僅蘇復公疾薨天子聞之惻然閔悼贈
攄誠宣惠功臣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
追封濵國公諡文忠中外嗟惜無何翀使憲陝西士
民談道琅琅耿耿未始不悽惋以聽之秦人悲思樹
石刊頌不忘公質學剛毅正大明白仁於家忠於上
確信不渝已善不伐人之善推奬若不及其文淵奧
昭朗豪宕妥帖其動盪也雲霧晦冥霆砰電激其靜
止也風熈日舒川嶽雄峙紆有姿容闢翕頓挫辭必
已出讀之令人想像其平生千載而下凛有生氣不
可摩滅斯足尚矣公素知翀其子引偕其婦翁吳肅

彥清持公所輯歸田類稿三十八卷徵序因書其槩如此公諱養浩字希孟雲莊其自號也行業復歷家乘國史有載茲不容贅元統三年龍集乙亥二月甲寅朔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字术魯翀序

劉欽中州名賢文表

字术魯翀序公集云云今觀其句法如注空孤月白天潤片雲高月色嶽邊若秋容雁外深斷霞雲通氣顛崖樹倒根又鶴嫌客俗穿雲去燕喜春陰掠地飛華髮半簪天與老丹楓兩岸水分秋半窗春夢子規月滿院客愁楊柳花曲破官途盤谷序蹤開天網漆

圖書其風致瀟灑在元和長慶間也 元詩選

文忠集十八卷 見明史經籍志

雲莊傳家集三冊 見文淵閣書目

御史箴 見稗志森木評

雲莊樂府一卷 隊木書

　艾俊序畧曰文忠歸隱雲莊凡接於目而得於心者

　製小令六十三首題曰雲莊休居自適小樂府歌之

　使人名利之心都盡歷下夙有梓本日久漫滅今重

　鐫以廣其傳俾後世頌公之詞想公之志 同上

雲莊四六餘話 見葉氏書目

牧民忠告二卷 採本書

貢師泰序曰牧民忠告者濵國張文忠公所著書也公以道德政事名於天下其為學則卓乎有所見而不雜於權術其操行則確乎有所守而不奪於勢利凡見諸論議文字之間施諸動靜云為之際蓋無一不本於仁義孝弟之心也故自為縣令為御史為叅議中書為中丞西臺皆即其所行著之簡策有曰風憲忠告曰廟堂忠告而牧民忠告則為令時著也間嘗盡得而讀之廢書而歎曰是何忠厚之至哉因記弱冠時先子文靖府君語師泰曰我昔在朝當皇慶

延祐間人物最盛一時相知固不少然求其志同道同者莫清河元復初濟南張希孟若也二人嘗聯鑣過我慷慨論議曰吾不忍舍去且相顧曰世豈復有相得如吾三人孰先死則後死者當銘諸使子孫世世無相忘也後三十年師泰承乏閩海憲使而公之子惟遠亦僉司事閒語其故則相對悽愴不已遂請此書刻諸學宮以規夫牧民者嗚呼數年以來州郡多故黎民瘡痍每思一賢守令以安靖吾民而不可得乃知忠告之有補於世教也深矣使天下之為守令者家藏一書遵而行之雖單父武城之化不外是

矣奚漢循吏之足論哉至正十五年九月後學宣城

貢某

風憲忠告一卷

林泉生序曰襄聞崇安令鄒從吉甫能以忠信使民民亦樂其治予過崇安會從吉問所治何先即出書一卷曰某不敏粗効一官者比書之力也予閱其書則濟南張文忠公為縣令時所著采比古人嘉言善行自正心修身以至事上恤下摘姦決疑䘏隱治賦凡可為郡縣楷式者無不曲盡其宜且簡而易行約而易守名之曰牧民忠告及余客京師嘗於臺臣之

家見所謂風憲忠告者言風紀要務凡十章亦公為御史時所著也今年余謁關海監憲莊公出風憲忠告將鋟梓以廣其傳俾余序之余得重觀是書則嘆曰文忠真仁人也仁者恥獨善於己已為令長則牧民之道欲使天下牧民之吏人人盡其道已為憲臣能振紀綱慎舉刺言人所難言欲使天下為憲臣者人人皆然公其心於天下而不私其身雖令尹子文之忠不及此也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是書可謂仁人之言矣時文忠公之子引來僉關憲克濟世德云至正己丑秋

廟堂忠告一卷

靳顥序曰士君子之生斯世也力學以行其道立言以明其道故雖沒猶不沒也吾鄉雲莊張先生希孟元之名宦也道德文章著聞當時顥生也晚不獲親炙先生之門嘗侍先君子聞先生有牧民忠告風憲忠告廟堂忠告等書而不一見又聞先生為西臺中丞時憫民饑死作詩白於朝有曰西風匹馬過長安餓殍盈途不忍看十里路埋千百塚一家人哭兩三般犬啣枯骨筋猶在鴉啄新屍血未乾寄語廟堂賢宰相鐵人聞此也心酸即發粟賑貸民賴以活者不

可勝數先生之奇功碩德類蓋如此今年夏余以公務過高州謁先聖廟儒學教授高某知予齊人因出先生所著廟堂忠告諸編予得盡讀之則昔之不慊於心者釋然矣嗟夫公之用心仁矣哉不惟有以善諸己又欲有以淑諸人所以陰相天常扶助世教維持紀綱匡弼治道舍是書何以哉且道無古今前後之殊但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爾苟得其所同然雖越千百載猶一日也嗟夫事君之要為政之方具在此書豈敢獨私自用命工鋟梓傳之四方與同志共之洪武二十三年庚午六月朔廣東等處承宣布

政使司左叅議靳某序 以上俱據木書

按公集又有哀流民操與序中所載詩皆一時之作史稱公到官傾橐槖以賑饑民每撫膺痛哭遂得疾不起今弟取公詩讀之猶為流涕况公當日乎史所載信不誣也并録於後哀哉流民為鬼非鬼為人非人哀哉流民男子無縕袍婦女無完裙哀哉流民剥樹食其皮掘草食其根哀哉流民晝行絶烟火夜宿依星辰哀哉流民父不子厥子子不親厥親哀哉流民言辭不忍聽號哭不忍聞哀哉流民朝不敢保夕暮不敢保晨哀哉流民死者

已滿路生者與鬼鄰哀哉流民一女易斗粟一兒錢數文哀哉流民甚至不得將割愛委路塵哀哉流民何時天雨粟使女俱生存哀哉流民

三事忠告合刻四卷 據本書

陳璉序畧曰濟南希孟張先生自其為縣令臺臣及登政府時所著牧民風憲廟堂忠告之書各一卷為仕者規然皆散出難以並觀於是憲僉黄公士洪取三書合為一卷總九十四條名曰為政忠告訂訛質謬粲然明白若珠璧之為輝菽粟之為味自事君者已治民之要莫不具載公維揚人由胄監發身來任

廣西風憲在官六年政聲昭著豈非得見書之要者耶洪武二十二年二月

歷城縣志卷第二十終

歴城縣志卷第二十一

藝文考三

集部二

明

李思廸海濱子集見郝王麟廣東通志卷未詳

張紳雲門山樵集見徵選山左明詩啟卷未詳

紳博學工詩所作清新典則有古人風集存陵通志

紳詩文不經意而自成一家蓋北方豪傑之士也列朝詩

徐子元云方伯詞格清健管見一斑知其為豹朱彝尊明

詩綜

詩話方伯工大小篆精於賞鑒法書名畫多所品題撰法書通釋一卷自稱雲門山樵亦稱雲門遺老齊東自周公謹而後復有此人其詩不藉雕琢琅然可誦如湖中玩月詩地與樓瑩相上下天隨星斗共沉浮亦佳句也同上

王勑漫游稿雲芝稿見陸通志卷未詳

王探花勑著漫游稿雲芝稿若干卷又有竹泉小像張令鶴鳴題贊崇正己卯偶軼五世孫茂才儆於塗間得其和尹冢宰送遊京兆考績還應天卷詩曰淡

淡疎林葉亂飛雨晴躍馬出郊畿一片瀲灩情偷洽千里迢遙意不違京兆令書循吏最鈞衡還使庶民肥丹青已透相知眼自是陽春和者稀筆勢飄蕭有仙氣令家藏爲寶玩云舊志

邊貢華泉集四卷詩八卷明史藝文志○李廷相神道碑云四十餘卷焦志作十四卷

李開先序畧曰向余副郎驗封日僚長則五泉劉憲甫也公聽發遣政務舊規惟長主之而副不與焉因攜華泉詩集就朱墨筆逐一選取期於精而不貴多閒有未安者退公又正於百泉皇甫子裝潢成帙托

之弇澤蘇代巡刻焉劉函山嘗以書致謝曰華泉之殁意以為世無復念之者今其墓上表墓中誌碣石門與李蒲汀陸續寄至吾丈又以其詩集刻之晉中集有蘇序在後而前序必須選者秉筆豈可他干耶嗚呼華泉文光上燭奎璧才名下滿寰區詩不必余選而傳不必予序遂迴二十餘年今始勉強追而序之曰國初詩微存古意亦有古法至成化年而萎腐極矣敬皇興文勤政事簡俗熙士夫爭以聲實相高詩三變而復古不但微有古意古法而已時則有慶陽李崆峒信陽何大復雖云角立而為二其與邊華

泉貴則兆峙而為三峰巒嶺相與而識曰詩之祧派吾能之而俊逸則讓二公若官爵吾與何同而崇貴則無如邊者壽年吾與邊同而何則不及耳後李何止於提學副使華泉則由提學而至大司徒何年三十九邊五十七李五十八皆如所逆料李何集家藏戶有人人能舉其詞而邊集近亦沛然傳矣詳觀其作或撫景物或悲人代或贈送唱酬製裁錯出意匠妙解其音清而越其節暢而舒其調高而雅其體正而平可以力振風騷挽回正始國初不足言矣原以詩禮傳家而更善藏書晚年又多得之酒興詩酒本

一事也居諫垣嘗劾得時中貴及文武大臣任學職
而作人陟太常而禮明刑允賦平則其在刑户兩曹
事也其政若是宜其言亦若是而詩可並李何久傳
全集四十卷閒將有入梓者此則八卷鏤板一仍在
晉一在予家此序當分而刻之兩冠諸其首閒居集
魏允孚序曰余讀鄭泉先生集蓋有世道之感焉昔
者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文勝之弊人至以先進為野人
此其已溺而不可返孔子豈不知之而猶力為之辨
曰吾從先進云云聖人固以為文質彬彬吾志誠在

斯焉已且安知斯人之果不吾從也吾明當孝廟之
世皇運熙宏人文朴茂學古之士並軫而翔關西則
李獻吉汝南則何仲默吳中則徐昌穀歷下則邊廷
實廷實先生字也獻吉之詞雄仲默之詞逸昌穀之
詞蒼先生之詞溫然粹然即人自爲家究之緣情示
志體物敘倫動軌自然不殊也雖其人已往閒嘗諷
其詞猶足以想見其人與夫當時政治風俗之盛今
之學士大夫文非左國遷固雄向則亡稱詩非丕植
明遠靈運甫白則亡稱然其氣飄忽迅激驟而睹之
色驚稍叩之汩汩乎無餘味焉何者數先生一於鏡

古人之精而世學士大夫猶未免掇古人之華也饒精者盛世之文掇華者季世之文今之文吾何敢以季世待之然其視盛世何如哉故曰余讀華泉先生集而有世道之感焉先生集舊有木歲久而蝕又遺所為文不載余理濟之明年從先生仲子搜得數十篇因叙入集中為重鋟之匪徒不朽於先生之詞且俾論世者有所考見庶幾慨然而興先進之思云本書

滸子霓後序畧曰嘗閱詩稱盛者莫唐若謂其尊且精也後雖有作如唐何謂古今人不相及也豈知刪後無詩漢魏且無足論況唐乎況今之詩乎二說皆

非也詩原性情何代無詩安敢以非唐之詩而訓無唐之詩乎唐可泯而吾詩之唐猶在也我鄉華泉邊先生其詩如冠冕珮琚雍然廊廟有恢廓之度而無沉鬱之氣獨倡斯文齊名何李何謂古今人不相及也歷城邑侯巽川李公博雅君子也得稿久矣欲梓而傳焉未遑乃托桃溪方伯王公克其志王公慨然捐俸為之予忝華泉之鄉人安得不嘉其傳而樂道之乎穆志

劉天民後序曰華泉子歿三年矣予收其逸詩得若干首才三之一云憲使歷田張以寬氏將被諸梓天

水胡公來撫東土見而嘆之曰此吾詞林亡友也夫夫在啟皇時與北地李獻吉氏汝陽何仲默氏齊奔藝苑謂我前明無詩人聽者初易其言久而將信且從之者衆矣噫亦偉哉公因顧余曰吾子亦學夫詩也者詩不有的派耶讀詩不有妙悟耶說詩不有真詮耶執此以求詩三子之詩具矣今何李之詩滿天下邊子者獨佚焉予索佮無以藉吾且圖之乃郡守白下司馬舒瞻氏遂鈔梓以行華泉之詩得於是並何李矣嗚呼華泉子於地下能知知已乃有天水公耶時嘉靖戊戌夏五月望

函山集

遵蔚賞如洛陽名園嵯峨綺廿不必盡稱姚魏又如五陵裘馬千金少年 王世貞藝苑卮言

吾最愛邊庭實自聞秋雨聲不種芭蕉樹又題文山祠花外子規燕市月極邊精衍浙江潮甚精麗 同上

袁氏獻實曰李何徐邊世稱四傑李雄健何秀逸徐精融邊朴質故並負盛名輝映當代四公殆藝苑之菁英也邊集中如綠水閘門道青山建業城地入河源渺天連寨日照魯連箭滅遺書在微子城荒故堞留千盤鳩道綠雲上五色龍江抱日流應是纂華語

顧起綸國雅品

華泉之作雖不逮李何然平澹和粹孝廟以前海岳之才無其倫比皆中立海岳霞秀集

本朝如楊東里李西涯二公皆以文章經國然只是相沿元人之習至宏治李獻吉出遂極力振起之何仲默邊庭實徐昌穀諸人相與附和而古風幾遍域中矣何良俊叢說

華泉詩時見精詣五言尤稱長城．庭實五言華貴時出俊語令人百思李何勁對也陳子龍詩選

王士禎華泉先生詩選序曰明詩莫盛於宏正宏正之詩莫盛於四傑四傑者北地空同李氏汝南大復

何氏吳郡昌穀徐氏共一則吾郡華泉邊公云當是
時作者競起宮商相應四傑之外又稱七子而顧華
玉朱升之王稚欽□□□之徒咸負盛名弗得與於
四傑七子之列故千秋論定以李何爲首庸邊徐二
家次之浚川對山渼陂泊東橋凌谿已還則皆羽翼
也昔鍾記室品詩謂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
輔平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
雄延年爲輔而高棅論唐詩亦有大家羽翼之目由
是言之四傑之在宏正其建安之陳思元嘉之康樂
與迨今歷年二百李何二集學士家有其書邊集爲

郡人劉吏部希尹所編一刻於胡中丞可泉再刻於魏司理永亨桑海之後皆淪烟莽不佞自束髮受書頗留意鄉國文獻以爲吾濟南詩派大昌於華泉滄溟二氏而篳路藍縷之功又以邊氏爲首屑暇日因參伍二刻薙其繁蕪擷其精要與徐氏廸功集倂刻於京邸俾鄉之言文獻者足徵焉公仲子習字仲學食貧授徒以詩世其家所傳野風欲落帽林雨忽沾衣諸著不成雨夕陽開晚晴其佳句也有遺稿一卷將錄其可存者附斯集後以備一家之言 據本書

周秀甕山集 卷未詳

藍田周君墓誌銘公全所著詩文號曰雁山集若干卷藏於家藍侍御集

張良弼三垣諫草田居集閒適集見劉天民張公行狀卷末詳

劉天民遊蜀藁二卷蛩吟集一卷田間集一卷國史經籍志

函山先生集十卷採訪抄本

按先生詩有蛩吟草閒居集刺壽吟稿遊蜀稿田間集田間次集若干種先生歿後孫亮采并文彙刻之曰函山先生集

王慎中田間集序畧曰予往時問濟南劉函山先生者豪儁倜儻人也其游於世之迹則屢擯而稍進一

進而輒斥謂其於末學之行未習也及熟於濟上之相見先生固務立大節而亦不忽乎細然竟以見斥豈非其細者不勝其苛乎好而不得泄則怨抰而無所試則怒怨與怒交乎中於是有刺譏之微言憤懟之大聲亦其勢之所然豪儻失志者往往蹈此劉先生田間之詩又何其平也𨇤酢斯人鏤琢羣品以發其蘊達其思不為疾世謂俗之言游於顯者而未有羨也與庸衆伍而不為流也怒怨之氣不效於聲甚哉聲之出乎心而不可矯也遺讓文集

顧璘序畧曰詩文當以自得為宗氣格次之模擬

煉最下吾友濟南劉希尹氏清才卓識蹈厲銓衡之司無何被讒媢出外佐貳觀察位不副德乃無芥帶於得失其所養可窺矣宜其詩文超越尋常飣餖表也嘉靖庚子長至日

董復亨序畧曰先正有言代不數人人不數首此言作者之難而獨歷下界在海岱作者代興國初北地信陽主盟中原則庭實並驅太倉興化縱横江淮則于鱗先鳴而中復得劉函山先生余與先生孫公巖同對公車公巖手一編示余曰此先大父遺集敢徵吾子一言之辱余受而卒業大率古選出入陳拾遺

李青蓮近體本劉長卿間雜王孟宮詞逼真王建鹹酸勿肆驚謂馬東籬貫酸齋後身無論近日王敬夫李伯華也先生於庭實稱高座弟子而于鱗之名又先生所命余嘗推轂先生與庭實于鱗後先代興可目歷下三絕噫詎謂代不數人而得之明明而得之三先生三先生而又得之歷下也斯已奇矣余令陽卯時時過歷下歎其山水奇秀必多道文麗藻之士昔識庭實于鱗兩集仍疑未盡既讀先生集而後知歷下之山川不愛其靈也先生直聲古行別有志傳茲不具論論其遺集大都云爾裴志

鹹酸句肆（見補志及黃稷亨序卷未詳）

按是書天民所著詞也秋史濟南先正十咏謂公嚴有鹹酸句肆樂府蓋指鹹酸句肆餘音而言非一書也

天民晚年好為詞曲雜俗兼雅歌者便之李中麓云濟南劉函山以副使罷官憤憤不平作三胡十八拍一套仙呂有云嚼口根青瑣郎緋口氣黃閣老把俺這無嫂嫂的陳平也弔下一箇招又云鷓鴣林多大小葵藿腸容易飽撑一甌村裏茶抹一緒窗下稿其託寄感慨如此（列朝詩作）

讀選自便 見函山集卷末詳

天民自序畧曰予雅愛古詩取而讀焉若昭明梁太子所選又其總括者也諦觀往哲屬意高元於中假借音叶指陳方輿引喻故實取用品彙須訓註始明者在唐五臣所訂淨泛不瑩而李善繼作復踵舊式如訓鹿曰麀麀鹿鳴訓鶴曰鶴鳴九皐則鹿與鶴也者猶未訓也予往官燕部簿領沉寂取數家之言分註其下績成一編將以自便焉爾 上同

按李開先為天民作墓誌銘有云著讀選便覽雖有蒞吏治而時不能行及觀函山集讀選自便序

則謂昭明文選非謂鈐選之法也開先與同時不應有誤或別有便覽一書耶

穀衡齋卷集見徵選山左明詩徵卷未詳

李攀龍滄溟集三十二卷明史藝文志。集十作二十卷。府志作一百卷誤

張佳允序略曰余嘉靖間為滑令而濟南李先生守順德故事令嚴重他守如其守而先生顧余各以其業進驩然爾汝相得也會余入郎司農則又進余二三子久之李先生以關中學使者拂衣去再起按察河南而余亦浮沈中外時時詩相聞李先生歿而余撫吳將以其間梓先生之詩若文存者而劉元美憂

居業先之矣於是元美獨余序序曰文章關乎氣運信然哉說者謂結繩而後其盛者代不數代而盛者人又不數乃至岐詩與文而對稱之則未有兼出垝美者何也詩文之用異而氣不備完也詩依情情發而葩約之以韻文依事事述而核衍之以篇葩不易約而核不易衍也於其體固難之葩與核左而不相為用也則又工言者之所不易兼也孟子云詩亡然後春秋作得春秋之緒者為戰國先秦而其附左氏短長莊列韓非呂覽諸君子汪洋乎其言之也燦然而章蓋至西京而文則已極也然而三百篇之旨微

矣東京建安而後稍稍能取其材而不變其格以亦
陶謝瀏瀏焉彬彬焉蓋至唐而詩則已極也然而西
京之旨微矣彼夫千餘年而人自賢其時者御睨然
時汚而人受其束識亦俱受汚而不自覺以噭噪而
塗鴉爲得造化之巧而實無當於述作之林又倒睨
也北地生乃稍稍知兼出之而敢遽以媲美云乎哉
今夫李先生之集行而操觚者可按覩也古樂府五
言選不以爲白頭陌桑曹枚之優孟哉七言歌行不
以爲高岑之奇麗哉五七言律體不以爲少陵右丞
之峻潔哉絶句不以爲青蓮江陵之遺響哉排律不

以為沈宋之具體哉誌傳不以為左氏司馬之雁行哉序記書牘不以為先秦西京之耳孫哉代不數而得之明人不數而得之李先生詩與文不兼出而先生儗得之亦已難矣高皇帝起元季天地否闢而朗此其盛不直際三代亟以諸廟之右文文明以止至於今而始有李先生其兼出媲美幾乎追先秦西京而上二三子相與推明而傳之風雅訓誥之精微雅已有端是在來者矣據本書

丁鱗自棄官以前七言律極高華然其大意恐以字累句以向累篇守其俊語不輕變化故三首而外不

刪削同晚節始極勞技使事該切指法採縱難思探溟海而不墮魔境世之耳觀者乃謂其比前少退可笑也歌行方入化而遂沒惜其不多寥寥絕響藝苑卮言

于鱗擬古樂府無一字一句不精美然不堪與古樂府並看看則似臨摹帖耳五言古出西京建安者酷得風神大抵其體不宜多作多不足以盡變而嫌於襲出三謝以後者峭峻過之不甚合也七言歌行初甚工於辭而微傷其氣晚節雄麗精美縱橫自如騁然春工之妙五七言律自是神境無容擬議絕句亦是太白少伯雁行排律比擬沈宋而不能盡少陵之

變誌傳之文出入左氏司馬法甚高少不滿者損益今事以附古語耳序論雜用戰國策韓非諸子意深而詞博微苦纖擾銘辭奇雅而寡變記辭古峻而太琢書牘無一筆凡語若以獻吉並論于鱗高獻吉大于鱗英獻吉雄于鱗潔獻吉冗于鱗雜獻吉率令具眼者左右袒必有歸也

李于鱗文無一語作漢以後亦無一字不出漢以前其自叙樂府云擬議以成其變化又云日新之謂盛德亦此意也若尋端擬議以求日新則不能無微憾世之君子乃欲淺摘而痛訾之是訾古人矣

余嘗有漫興十絶其一云野夫興到不復删大海迴
風生紫瀾欲問濟南奇絶處峩眉天半雪中看於乎
此義邈矣冡冡誰解者
李于鱗詩如峩眉積雪閬風蒸霞高華氣色罕見其
比又如大商舶明珠異寶貴堪敵國下者亦是木難
火齊
李于鱗文如商彝周鼎海外瓌寶身非三代人與波
斯胡可重不可識 以上俱藝苑巵言
書李于鱗集後昔在西省東署時於于鱗詩無所不
見而所見文獨贈余兩序及頌礼坡碣之類不能十

餘首當時心服其能稱說古昔以牛耳歸之衆已有
癸卯之識而旋後集刻行則叛者群起然往往以詰
屈聱牙攻之則過矣于鱗之病在氣有窒而辭有莫
或借長語而演之使不可了或以古言而傅新事使
不可識又或心所不許而漫應之不能伏匿其辭至
於寂寥而不可諷味此三者誠有之若乃誌傳之類
其合作處正罔也商彝尺牘之所輸寫奇辭淡言縱
橫溢來而莫能禦恐非北地信陽所辦也讀書後
危言云五七言律至仲默而暢獻吉而大于鱗而高
又云古惟子美今或于鱗余觀李何之為詩如良晙

又田辟草枕禾油然生矣若夫勃然之機至觀察而
始化今督府張公序其詩文以左遷高岑輩目之云
代不數而得之明人不數而得之李推是言也則天
寶以還千載之下僅得觀察一人而已其爲一時學
士大夫所推崇如此不足以厭服人心耶余嘗品其
七言函思英發襞調豪邁如八音鳳奏五色龍章開
闔鏗鏘純乎美矣至五言似有不盡然者乃稍乏幽
逸情性觀察固有唐選行於世五言乃止於劉長卿
自序謂唐詩盡於是矣雖儲韋錢郎並側之其取指
頗示嚴峻余選中五言將毋爲準的否其送諸光祿

云芙蓉天鏡曉風雨石帆秋仞雲樓云千家寒雨白
雙闕曉烟青送張比部云風雲千騎動雨雪二陵寒
出郭云溪流紫去馬山路入鳴蟬燕集云酒奈柳花
妒人堪桂樹憐天井寺云喬木堪知仟廻岑欲隐天
七言送人云樽中十日平原酒袖裏三年薊北書寄
王云上書北闕風雲變灑淚西山雪雨寒送孟云書
上梁王還鄒獄賦成楊子不過門雙塔云雙闕星河
秋色晴千家烟雨夕陽沈發春云揚舲巫峽江聲合
立馬岷峩雪色來梅花云笛裏春愁燕塞滿梁間月
色漢宫來眺望云漢苑春生多雨雪薊門晴色滿寒

烟歌行如金谷刁斗送謝茂秦甡鹿符篇一一髙唱足以感蕩心靈豈直氣吞儲韋輝掩錢郎邪其集中附載海内名家哭公詩甚富如張督撫云生來語出千人廢死後名從四海知王觀察云文許先秦上詩畢正始還王儀部云天地論才盡文章與數奇又青山一慟哭流水若為音俞山人云句陳恥重襲文奇秘難通張太學云齊亡天下士漢失濟南生並追宗大雅之句因并識之國雅品

陳卧子云于鱗天骨既髙人工復盡如玉出藍田而復過巧匠珠同隨侯而更耀燦首故遇瑕則别有美

必使總其經營反側不輕淡綸故能領袖羣倫五古規摹建安潘陸以後涉筆便少未免取境太狹七古原於李頎而雄整過之五律雜出盛唐諸家七律有王維之秀雅李頎之流麗而又加整練高華固為千古絕調絕句調甚鍊而若出自然意必沖而每多可思照應頓挫俱有法度未易至也明詩綜

白雪樓詩集十卷明史藝文志○按通志作三十卷

攀龍擬古樂府自序曰胡寬營新豐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鶩於通塗亦競識其家此善用其擬者也至伯樂論天下之馬則若滅若沒若

忘若失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色物牝牡一弗敢知斯又當其無有擬之用矣古之為樂府者無慮數百家各與之爭片語之間使雖復起各厭其意是故必有以當其無有擬之用有以當其無有擬之用則雖奇而有所不用也易曰擬議以成其變化日新之謂盛德不可與言詩乎哉據本書

許邦才李于鱗擬古樂府序曰李于鱗擬古樂府辭殆二十年所計得凡若干篇未嘗以眎人也間眎於一二同志亦先後錯出無睹其全者往辛酉歲予始請而歷讀之則集端質自為序其末簡引易辭云擬

議以成其變化日新之謂盛德嘻嘻此二言者其于
鱗之善乎為擬者哉蓋擬尚肖似非似無貴於擬似
寫神情非神則徒葬襲彷彿如勒模然徒貽識笑爾
故刻楮葉雖工然比之造化祇見其勞而無益學孫
叔敖而無抵掌笑談之妙必無復生之感動斯曰擬
曰新之辨也古詩賦文辭類多有擬而莫難於樂府
無論近日姑此二者即古之名家如梁簡文晉宋元
融承天正則非雖新之時有矣然考諸其辭不詭於
古者幾何也哉于鱗所為諸什雖一字莫非古已見
者至其杼鎔甄浴神色韻秀如羣葩在榮雕繢從升

不可謂非術植而昨逝也但時出而更明之人自神

暢而快覩焉向必改易柯條從伏容光人其謂之何

然則擬古而易渝其辭其謂之何耶是故欲步楚騷

則不可易騫些諸文欲倚吳歈則不可遺儇嶶諸字

人皆知之何樂府獨不然乎惟其競新而畧似是以

名擬古而實不可若也有由然哉噫嘻必明獻述作

而上下古今者則可以論于鱗所為樂府也已同上

古今詩刪三十四卷。明史藝文志焦志同

王世貞序曰李攀龍于鱗所為古今詩刪成凡數年

而歿新都汪時元謀梓之走數千里以序屬世貞曰

是唯二君子之有味乎詩也不有存者誰與任叚者世貞謝不敢已喟然而嘆曰嗟嗟否歟然哉盖孔子嘗稱刪詩書云至筆削春秋取獨斷其於詩也未嘗不退而與游夏商之也當三代盛時國中之樂奏而暢天地之和歌詠盛德大業合而名之曰雅頌野之人以遂其觸發而名之者蘋蘩之末而動於地曰風顧其循性蓄旨雖如移如亦雅頌類也三代而降天下多慨感鮮稱述故詩在下而不在上盖風之用廣而雅頌微矣夫子實傷之故稱刪刪者刪其不正以歸於正也乃說者謂一二逸詩豈無可當於德者而

鄭衛哇罷淫佚誦而使君子嘰之小夫壬人以其說津津於其口懲者一而導者十烏能無疑刪哉夫豈亦秦火厄魯壁訛毛萇轅固生之徒不能親受游夏之旨而漫為說也乃于鱗之為刪則異是彼其所上下者雖號稱數千年其所近者僅風而已其所近而云雅頌者百固不能一二也而于鱗之所取則亦以能工於辭不悖其體而已非必盡合於古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興觀羣怨之用備而後謂之詩也是故存詩而曰刪曰刪者刪之餘也為若不得已而存也夫以孔子之於詩猶不能縻游夏而于鱗取其獨見

而裁之而遂命之曰刪彼其見刪於于鱗而不自甘者寧無反唇也雖然令于鱗以意而輕退古之作者間有之于鱗舍格而輕進古之作者則無是也以于鱗之毋輕進其得存而成一家言以模楷世之操觚者亦庶乎可矣蓋于鱗之所最善爲世貞其爲存于鱗刪者不少然自戊午而前及他倡和之什耳其人雅自信落落寡與家僻處濟上則于鱗之於今賢士大夫多所與而少所見可知也間爲繼于鱗志者如之何曰代蒐之不失所以精之意而已矣 弇州四部稿

唐詩選七卷 明史藝文志

攀龍自序曰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為古詩弗取也七言古詩惟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彊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至如五七言絕句實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即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顧失焉五言律排律諸家槩多佳句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即子美篇什雖衆隤焉自放矣作者自若亦惟天實生才不盡後之君子乃兹集以盡唐詩而唐詩盡於此滄溟集

李于鱗評詩少見筆札獨選唐詩序云唐無五言古

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為古詩弗取也七言古詩唯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強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此貶褒有至意又云太白五七言絕句實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即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顧失焉五言律排律諸家槩多佳句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即子美篇什雖衆隤焉自放矣余謂七言絕句王江陵與太白爭勝毫釐俱是神品而于鱗不及之王維李頎雖極風雅之致而調不甚響子美固不無利鈍終是上國武庫此公地位乃爾獻吉當

於何處生活其微意所鍾余蓋知之不欲盡言也孫䀡

卮言

薛檮蘭臺奏議見舊志卷未詳

殷士儋金輿山房稿十四卷明史藝文志焦志同

汪道昆序畧曰濟南大學士殷公故與鄉大夫李于鱗許殷鄉並起余首得滄溟集則于鱗先鳴殷鄉嘗稱詩海右集具矣及殷公即世金輿山房稿始傳僅得詩二卷文十二卷公既以資逢世爲時著作之庭始而羽翼邸中卒之羽儀天下經國大業與代天工先學後臣其所斷斷者在此不在彼矣于鱗陸沉中

外無須天禄石渠騰驤自如滅没超忽此天下馬也公則服箱蒭秣不失馳驅聲中鸞和步中繩引其斯天子之路馬也與補志

馮琦序曰今之名文章家殫精傚神坐馳蒭景上模百代皆託之乎不朽蓋臧文仲稱不朽者三言乃其最下而劉勰論文有三曰政化曰事蹟曰修身而撰造不與焉今所為文者不能加於古之撰造而古人於撰造以為文章之餘耳文章比古立言為餘言比功德又為餘然則今之所謂馳蒭景而模百代者乃古人之所餘三累之下者也吾師殷文通公没七年

而郡中丞始刻行其集集中若疏若頌若講義及詩若文共十四卷其大者啟沃宸聰損益典禮高文大册焜燿金匱石屋之上而細者銓序景物品騭今古登高而賦餞别而慨體齊魯之雅馴兼燕趙之悲壯采吳越之婉麗以爭勝於歷下婁水之間要以蓄極而發積厚而流無意於為文而文生焉不佞既受而卒業則伏而嘆曰緦之所稱在斯乎然是先生之餘耳先生當肅皇帝時推擇為青宮師保及莊皇帝踐祚以舊學膺眔立之命所以啓沃聖學斟酌元氣宏謨鉅烈格於淵衷而隐於視聽者不可勝紀及先生

拂衣去而天下爭以不究其用為恨然先生雅意用世又能用而能不用語曰德之積以為身其緒餘以為天下夫惟為用之天下又斂之於身而德乃餘先生其有合於立德之旨耶說者以為先生用有所未究故鬱鬱勃勃泄為文章若造物以千秋之名償其所不足者顧先生安所不足也先生自泄其所有餘耳夫燮和論道其政立矣紀往詔來其蹟著矣束髮綵行迄於沒齒其身潔矣羽翼股肱以弼成隆慶之治功立而德益懋矣其為文取諸政化事蹟修身之餘其為言取諸立功立德之餘今之殫精敝神馳鶩

參模百代者大都有意於為文者也彼有意於文而終未必如古人者先生無意於文而其緒餘已陶鑄今人矣以此兩者提衡而較必有能辨之者先生家食時讀書金輿山其請老也即是山著書焉故以名其集以附昔人藏副之意而不使以門下士為序之簡端如此宗伯集

于慎行後序曰往不佞行請告里居歲謁吾師棠川先生濼上最後先生出書一編命曰此吾平生存稿也生為我校之將藏其副行也受而卒業讐訛芟煩存其七八以復於先生其年冬先生微病遽為書報

曰歲在敦牂吾其有龍蛇之厄以身後累生行也瞪不敢對明年六月先生斃於里第馳往伏哭因請諸嗣君畢發篋中遺書則行所手校在焉攜之以歸將謀諸同門友圖永其傳居八年郃大中丞在楚走使長安問先生藏書安在行也齋沐三宿拜而効之中丞越一歲殺青竟矣中丞還臺請於雲中相君暨汪司馬公弁其簡端而行也謹跋其後曰夫所爲公卿大臣之文者以其學術韞藉所以經綸當世之具可載而傳也幸而得盡其用則其文有不見於書而見於金匱石室之藏卽詘而有所不盡則其經綸之業

有不施於當世而可考於著作之間者此公卿大臣之所謂文也今夫禹皋繇之謨伊摯之訓傅說之命周召之誥與雅頌渾噩典則為萬世文章之祖然天下不指為禹皋繇伊傅周召之文而編之詩書以備一代帝王之制則惟其學術醞藉與治道通而非一家之言也降之漢代齊魯名儒韋長孺匡稚圭之流皆以經術發迹致位三公有所敷陳建白不出師說而史傳所紀亦不名為一家之言則亦以其關於世務而非自為文焉爾自六朝之敝以至於唐為公卿大臣者乃始務為閎侈鉅衍之辭與文人學士爭長

於毫顛之端如蘇順李嶠以下各以其文自私而不關於世之治忽則學術淵藉幾無可載而傳矣古人有云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獨奈何隘若此哉先生以大戴世經早列翰苑侍穆皇於潛邸養成聖德遂翊六龍以升晉登揆路僅踰一歲輒上書辭去金輿之下為菟裘焉而其時年始服官矣則先生之於世可謂遇而不盡其用者也先生之才無所不宜其學無所不窺逸經外史汲冢禹穴之編元宗內典金經玉笈之言陰陽醫卜百家技藝之書當世典章文物錢穀甲兵山川阨塞之要法家比歙之文一

時士人流品山澤遺逸之材無不著諸胸中推之掌
上而其藏若虛其朴若未兆所謂為天下谿谷者焉
以此盡其用於世庶幾翊贊升平比烈三代何論漢
以下哉乃其學術縕藉經綸當世之具既有所不盡
其用而發之叙述歌咏之間本原道藝體書事情往
往露其緒餘有可考而知者此所謂公卿大夫之文
也先生所著其要者金華啟沃之篇有經史直解別
行於世大者內制代言之文以絲綸之重弗敢淺也
南宮奏牘不可盡收收其艱且鉅者故今集所刻於
生平撰述十之五六耳蓋所為不見於書而見於金

賢石室之藏者其秘如彼而其不用而可考於文者其盛如此即古帝臣王佐與齊魯經儒所載而傳者固無以過也辭章云乎哉濟南自邊宗伯庭實以文雅創始先生與李于鱗氏生而承其後相與左提右挈力挽洸瀾之習而求復諸古雖其中各有所負未必相下而有以相成李公業已用歌詩顯名當世先生進在大位無暇以藝文自標世亦以為承明著作之臣自其職業非為異也今觀先生之文上緣六籍下沒兩京洸思入元鑑奇中律盍能挽末世而復之古者即降而與文人學士定從於騷雅之壇猶將執

千年而命之況公卿大臣緣世之業草草如是也豈造物者將靳其所欲用而永其所可傳耶嗟夫先生即世十年墓之木拱矣而未有片石麗牲表其爵氏則銘鍾書旂之外所可流布人間者惟此一編在耳使復湮滅而不聞乎彼侯芭李漢何如人也故行也甚愧於先生之托而於中丞之高義深有感焉（殺城山館）

文集

明農軒樂府一卷（府志通志）

唐府宗正宙檳序畧曰明農軒樂府濟南少保殷公所作也公既罷相歸濟上絕口不談聲利而於詩文

亦謝不復為日與其友人許殿卿輩策款段命扁舟延眺鵲華之峯寄傲明湖之渚酒酣興逸則肆口而占樂府數闋自為曼聲引而歌之相樂也積久成帙二三同好者梓之濟上余從南陽司李王所得一帙受而讀之音節鏗鏘若自金石出而情與景會語語天成超詣辭場三昧之境即勝國所傳諸大家之製不足過也乃若鴻冥蟬蛻胸次超然自非有道詎易臻茲豈獨詞調之工已耶公以台閣舊臣道不合而引退盛年茂德遇不究施孰不為公扼腕而徜徉林壑曾無幾微效憤世者所為公家深源懊而書空

何鄒也余刻其樂府而引數語於帙端俾天下想公之爲人者覽是可以得其槩云縣志

殷棠川樂府其新春宴鶴江宅賞梅詞云入門來不暇相揖先問北窗前梅花開未其寫真詞更入三昧同上

許邦才瞻泰樓集十六卷省通志

謝茂秦云殷邦軒軒豪舉旁若無人明詩綜

詩話殷卿如鋭頭年少馳獵平原耳後生風鼻頭出火長歌有云長卿慕人千載前何似與君俱少年子雲慕人千載後何似與君俱白首爽氣殊倫令張正

言為之不過此也王元美贈詩云是時歷下李攀龍往往道汝文章伯乃危言評詩竟不之及又夾之四十子之列取舍似未公也同上

吾鄉許殿卿與李于鱗先生同時于鱗以詩名海內為嘉隆七子冠而雅重殿卿之為人兼愛其詩余皆曾讀數十篇大要風格近粹谷而縱橫跌宕可喜尤別成一家者也今閱縣志方知殿卿曾謫官於永寧遂搜摭其在縣之作僅得絕句四首 一初至永寧詩風塵誰自料花鳥故相猜問是山東客何由萬里來 一元日詩客中逢改歲不解是何鄉時見懸門帖春

風動夜郎一新添驛詩埜館孤燈半滅明江墻月落夜潮生無端鄉思三更後聽盡蕭蕭風雨聲一夜投山家宿詩西南發徼萬山限昔日誰教漢帝開野鳥常呼行不得馬蹄那復夜深來其言藹陶和平得風人之旨田雯黔書

梁園集四卷明史藝文志○焦志同

殷士儋序曰蓋余與殷卿于鱗兩人者遊也時余且穉歲既于鱗與余先後登仕籍而殷卿首計偕乃數不利晚一再為諸王相耳然殷卿不以其故減豪舉而愈益自奮為詩諸與于鱗唱酬者洋洋矣最後相

大梁則稱梁園集云於戲平臺修竹椿莽狐兎而梁園名迄千秋在者以鄒枚諸君故勝也鄒枚諸君貴不當漢一尉然方其湛思極境引商刻羽造烟景於筆端攬形類於指掌梁王觴上客而授簡長卿去貲郎而願從斯亦足快其緼矣寧獨千載之下貴於漢廷吏哉然則敘卿自托於梁園未可謂不遇也舊志

宋軒文云丁鱗亟稱敘卿其梁園集殊不稱絕句差快意明詩綜

海右倡和集六卷通志

邦才自序曰癸亥春鄒人以謁銓後如京師凡所至

莫不以予鱗詩發論而巫索者稍稍無則擬亂應而稍濡已挑形於色矣盖予鱗居嘗以病謝客二三載間郵人以居艱得嘗與侍又近日題若因涉郵人者居十之七八不容以無為辭也然予鱗為詩及人知于鱗詩既多歷年所則篇什與日增積往有請梓者于鱗以銓次未定又自挹抑久不發予及郵人頻行以請亦復辭謝不遑特錫近體二章絕句十二章為別云乃遂以應客而請者褱至且銜前什為未足因簡篋中得近日相與倡和者若干篇但即次抄錄供求不給乃以梓謀之崇川殷子乃曰詩以倡和為名

則不得獨出于鱗矣鄙人則曰如形穢效顰何殷子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聽者俾工合其奏故聲不同則應必寡調不諧則聲不入吾見于鱗倡必翁和於子或子先而于鱗亦無言不酬焉彼工能霄壤者何以有是也使觀者見于鱗而不及子之見其無缺然之恩不備之嘆者幾希矣況取舍在人則媸與穢雖不敢自必其能免然珠玉而護妍美豈無有諒其心於是梓者哉[illegible]志

周王崇易序其詩曰梁園集余諸觀熰曰殷卿與李于鱗同調相倡和氣格不逮然于鱗詩多客氣而殷

舜溢厚或過之殷卿與于鱗相友善若海右倡和集因于鱗以聞於當世令之尊奉濟南者視殷卿直附驥之蠅耳而齊魯間之論乃如此于鱗與人書云殷卿海右集錄其中尉為序不佞嘗欲畀之炎火元美亦以為然一時文士護前樹黨百年而後海內人各有心眼于鱗亦無如之何也 列朝詩集

劉鉞詩集 見舊志卷未詳

潘子震詩稿 同上

潘子雨存稿 見四湖稿卷未詳

王世貞序曰蓋濟南有李于鱗云而于鱗所亟稱者

非王生六七輩則其鄉人許殷卿潘潤夫龔克懋也殷卿故善王生而會于鱗沒王生自嶺右召過廣陵一日而識克懋若潤夫既以內悲夫逝者而又各自幸于鱗之所亟稱者身相及也居久之潤夫以其詩若干卷屬王生叙曰敢邀靈於先友以不朽千下執事於乎不佞何言哉吾吳中盛文獻彬彬闗闗詩書矣然好推尊其時顯重者耳傳而共爲其名以故一徐庾出而語語月露一元白貴而人人長慶沿好成格沿格成俗而不可挽也乃潤夫稱爲于鱗日相倡和然往往隨發而自盡其才隨遇而競標其致各騁

於康莊之途而無犯轍以故讀潤夫詩者知為潤夫詩已為潤夫行詩者行潤夫詩也自是而濟南之詩無阿格也不亦善哉潤夫起家邑官數歲歷卿牧京兆以至貳轉運夫夫隆萬間循吏也豈其以是雕鎪沾沾且也目之曰家存稿而以爵王生敘亦豈刺促為名計識其善于鱗而不必傅于鱗以傅者以見志耳殺卿克懋各有集大指亦類是弇州四部稿

張弓月梧集四卷稿志

周藩中尉斯美序畧曰王公之守開封也時時過余稱月梧先生曰先生不佞仰也少負儁質為諸生蔚

最著丙子以春秋𫝊來省㑹久困公車不利援淮南別駕諸上官推轂特甚先生故多才尤欲役才而任事事立辦諸上官益才公他曹事皆委之則又皆辦名益起同官者恚其掩已也為落石罷去它縉紳先生歸者或不能絶跡公府以自依附而先生弗屑也手一編杜門陶然自娯郡邑長吏慕其高致欲有所造請三過廬而兩稱病一則踰垣而避之即不侒從遊見亦有時他可知也先生旣廹於窮日益刻意於詩詩雖其所自喜然而無當於志弗作也即作而當於志然非其人弗與䀹也即人得而覩之矣然尤不

欲以是爲名若先生者所謂古之高尚非耶已而王公出先生詩以示余余受而讀之嘆曰嗟乎古稱言爲心聲而詩尤其精者余觀先生之詩其淡永超詣殆陶韋之流也王公曰善子可謂知先生者先生雅不欲傳其言第春秋高矣生平所劌意者惟此不忍使之終無傳也今掇其散逸得若干首將梓之願爲我序其概遂以公命爲之記歲月云爾先生諱弓字希仲月梧其號濟南人同上

任登瀛詩稿見舊志卷未詳

邊習睡足軒詩一卷

王士正選仲子詩選序曰華泉先生有二子伯曰巽
仲曰習習字仲學讀書攻苦能以詩世其家先生自
給事中一麾出守兩視學政於晉於梁內陟卿寺歷
官南京户部尚書所至登臨山水購古書金石文字
累數萬卷而家無中人之産身後至無以庇其子姓
仲子貧困負薪以授徒取給饘粥今所存驂足軒詩
一卷其七十時客孫氏作也故友徐隱君夜購得手
稾重裝之余假其本將謀鋟梓未遑也而隱君以癸
亥歲客死瀋陽又十七年康熙庚辰予刻華泉集於
京師乃取徐本重閱錄其半附先生集後將以告亡

友於地下而惜其不獲睹斯集之成也按宏治四傑唯何氏之後最大李氏次之徐氏有子伯虬稱詩吳中名載令雨瑶華而仲子以尚書之胄飢餓終其身殘編零軸幾飽鼠蠧閱百餘年始遇吾兩人者收拾護持於昆明灰刦之餘僅以是詹詹者為艳相之寢邱也噫廉吏安可為哉七月望日木書

陳明水部集見舊志卷未詳

陳䌹近山集同上

谷繼宗詩集同上

按舊志載布政司書板有文章正宗云谷南高公

著刻谷南高之字也名著曾爲山東巡撫府志因謂繼宗有文章正宗一書訛

范瑟柏峯集二卷舊志

周居岐文則三卷詩則三卷

文則詩則各三卷周居岐撰居岐字伯庚號與泉濟南歷城人嘉靖間官當塗知縣同吾里前輩無詩文名然其自序二篇甚有理致居易錄

趙繼本舉業式程見舊志卷末詳

金城詩集同上

趙世卿司農奏議十四卷據本書○舊志作八冊

李廷機序曰司農奏議者計曹諸大夫所刻南渚先
生奏議也先生為大司農值時之詘旱潦頻仍採榷
驛騷民生物力蕭然凋敝有司常苦賦不辦左枝右
梧蠲賑之告章交公車太倉入益縮而内方有典禮
之需不時之宣索外復有庚癸之急它事之借移旁
午紛拏蝟起麕至可謂獨難先生朝籌夕計挹彼注
此調停於羸縮急緩之閒殺於羽敝口瘏矣至其數
爭採榷進危亡之規發城社之慝危言極論無所回
諱其為民請命為國畜財汲汲皇皇不啻已之飢室
之罄也上時有所責辦請停請減銜命閣郤累詔趣

之而不發監句絡繹讙呶之而不動而上常為寬假慰諭曰拮据甚苦曰知卿苦心即或報或留要以耳逆而意孚雖眾而克用頃時政一新湛恩四溢固聖心若決江河哉然而朝灌之夕注之謂無益於停蓄況涵而助其沛然之勢亦不可矣不佞嘗謂人臣不能家視國不忠不精白而責難不恕徒以筆舌與胥人爭不告自邑而即戕不武先生一腔忠誠無一念不為公家計百行精潔無一事不可與天知足以感動明主信服士大夫而屈折中費故其言明目張膽懇懇侃侃一出自純衷素積正切有味與尋常封事

空言者不同即先生自疏有云臣言甚苦臣心甚甘聽之若逆耳難收咀之則怡心有味此數語者亦足盡奏議之槩矣先生早年抗疏幾錮而起人以氣節歸先生今為大司農人又以經濟歸先生然而先生恂恂默默若無若虛所謂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見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此為正氣御正經濟蓋以集義養氣得之未易言也奏議凡若干卷詞氣風度酷似陸宣公其才誠相伯仲若論遭際勳業宣公不逮矣讀是編者以余評為何如（據本書）

王錫爵與樹南渚尚書書每讀前後大疏淋漓描寫

國虚民困之狀嘗私爲慟心隕涕文肅公集

邪侗與趙南洺先生書尊堂非六經周泰之語不旱

諸臆不灑於筆端即如比日奏疏諸篇一本亦衷濯

濯而彩毫排序遂至前無千古後無來今細入鍼心

大𠼪磬極有明一代朝堂閣鉅之業至矣盡矣蔑以

加矣吾鄉于鱗先輩剏然獨造拔地拓天幾足名代

顧其所標榜人流者擬古之雄雜坫之霸耳求如尊

堂探驪批逆聚米畫石抒諫王之懷懐調熟粟之靈

和起垂死之枵𢈔裕九邊之厚實則于鱗有掩面不

前耳夫尊堂所有而于鱗無之于鱗所有而尊堂則

彩毫揮斥之餘耳擬古之雄雞坫之嘶即在今日[illegible]
敢令吾大司馬之歷下而屬他人伺所擬展啓蹤私
者於尊臺柱國十年之後擕節鼓篋從杖屨於千載
水雲之間前而于後而喝執筆而記一代敵山之磊
磊者伺其王藍田之裴廸也乎 來禽館集

司徒三約一卷 據本書

兆廬東山存稿 見舊志卷未詳

劉亮采少微樂隱集 見裴表卷未詳

鹹酸勾肆餘音 同上

劉勑白鷗閣集海岱吟 見舊志卷未詳

公鶚序曰我明東方之業至庭實而始顯至于鱗而
大著二公皆歷下産也庭實之詩以和易勻適爲主
其長也以度于鱗之詩以高華精麗爲主其長也以
氣二公之矩矱不甚相遠而于鱗天授特異故庭實
之得者十三于鱗之得者十七自嘉隆以來能詩者
日益盛大抵多于鱗氏言也而卒無卓然自立稱名
於天下如于鱗氏者余庚寅遊歷下縉紳學士乃始
藉藉爲余言君授名已而君授攜策訪余晤談一夕
大快於心若鶴鳴谷應氣之相感有不知其所以然
者因讀其所爲詩則非于鱗氏言也久而玩之其景

正其意遠其調逸而圓瀟灑婉至其長也以風韵激所謂溫柔敦厚與所以道性情者此其有焉庭貫于繹之所少君授之所無也余歎曰若其卓然自立稱名於天下者乎時君授方在公車雖詩已表見而要之非其已事垂今三十餘載益沉酣於詞賦之場其於此道倍精且土苴一官卜築明湖之上日與鷗鷺相狎故其發調清遠修辭秀雅宮出物情之外余故謂君授之長以風也諸公叙述之者但曰高才能詩足以平揖千古而未及其為詩之意余故論次之如此稿志

殷盤南北遊稿 見舊志 卷未詳

方守地太祭集 據採訪 卷未詳

王明臺先生集 見蘭莊集 卷未詳

張爾岐序曰鄭子溫伯當崇正壬申讀書濟南與王子含九為友含九為溫伯稱詩惟甚也其秋予之濟南視溫伯因得交含九而讀其詩越明年予繫濟南郡獄二人時時挾詩賞若梲視予獄中余時雖對簿方以暇讀漢魏以下詩時從含九考論升降工拙言咏相樂而含九忽病病以不起關矣會予事解與溫伯往哭於其殯索其詩不可得得一束書於敗紙中

如所謂詩葉者持以歸則其父明叟先生遺墨也溫
伯愴然曰此吾含九詩所自出也不待含九詩而稱
其詩所自出將以遇明叟先生者遇含九庶在斯乎
負此同心者之責於地下予不得以不敏辭矣嗣是
二十三年歲乙未夏溫伯乃爲整定詩雜文詩餘合
一冊謂余曰昔吾兄弟與含九稱詩闘其紙葉談其
先人時事及詩與俳諧小令未嘗不俯仰嘆絕令含
九墓木中梁柱矣而其先人集始成子可不爲一序
之予曰含九肆力於詩不得含九不及自傳其先人
之詩而待其友以傳吾二人負其再世之責均也何

敢辭然予生不及見先生之詩先生之人以得之先
生之子及所嘗與游者為可據先生誠材至奇義至
高遇至窮矣當童子時有博雅辯立談詘一坐衆慼
傾授拐宦為諸生有聲四方薦紳學士間老以學博
士貧困以死其既老而困也邑有大猾能以危法中
人快其睚眦次視長吏而爾汝士夫先生衆中大辱
之猾氣折不敢出一語既又上書蕭司寇邢太僕恭
其惡二人者猾故所謟事也猾竟以法死今讀其書
有蒼涼悲壯隱然難平者有精悍豪舉駘蕩自奇者
有淒風感月狂哀沉痛而不自已者皆不可下之氣

屢變而加厲也其服薦紳學士而析大猾皆是物矣
昔子瞻之論太白曰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
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
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
乎予亦謂以先生之氣而乘權藉勢卒遇窮奇檮杌
之姦必能出剸兕截蛟之利器奮霆擊風發之大勇
成拔去絕源之快舉肯與之一日共立人主之廷乎
惜也其莫之用而僅以一猾試也或以其嘆老嗟卑
屢形於言為不能安義命吾嘗論世之困而不怨怨
而能平者其人必聞道者也不然則萎弱不振甘為

人下者流耳夫以先生之才之氣而不得一試其鋒貧困以死斯不亦古之傷心人也耶何怪其然也嗟乎含九文為一時雄溢而為詩文不遇而詩又不傳而又無復如含九者為之子方此為尤痛矣噫同上

按王明瑩及含九皆未詳何名姑附於此

王在藿食草採訪抄本卷未詳

在縣諸生明季山東數被兵在條陳防禦之策多中機宜集中上巡撫諸書是也惜其全不可盡見耳

歷城縣志卷第二十一終